夫遇一陰一陽也而有陰陽之理焉有陰陽之類焉陰陽之理有健順有剛柔有動靜有仁義有春秋有闔闢此聖人於天地之經君臣之義不敢有一毫輕重於其間也陰陽之類有生殺焉有淑慝焉有晴明有君子有小人有中國外夷此聖人於夫婦之際女壯之患未嘗無所抑揚於其間也且遇之時一陰始生之時陰柔將長之時驗之于氣其殺氣方萌之機歟其陽氣漸衰之兆歟觀之于人其惡念始興之頃

壯而勿用縱外夷者此道也此勿用取女之戒聖人所以致嚴也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此以卦體釋卦名也謂一陰而遇五陽也朱子曰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正如人盡夫也之事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女壯而遇群陽不可與之長久以成家道也大雅曰人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或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邪徑以長

姤一陰生五陽便立脚不住了以此見凡於一事一念之微茍有不善之當防皆不可忽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此以卦體卦才推廣卦義而賛其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此卦其變為復卦其象五陽遇一陰有邂逅相遇之象其占勿用取女防陰長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自天而下物在下而承有姤遇之象自上而下曰

施以上諭下曰誥風行天下於四方無不入也命施

於天下於四方無不吉也天與萬物相遠而鼓舞之

以風四方之物無不與風遇也君與萬民相遠而鼓

舞之以號令四方之民無不與號令遇也湯誥周誥

之作其亦天下有風之象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

小人雖曰失其初而本心之真體固未嘗息也此聖人所以絶小人而使小人化為君子者良有以也姤之初六聖人所以開小人遷善之門者想曰異端之學得罪於名教功利之謀貽禍於天下故告之以繫于金柅之説欲其退而省過失退而察言行退而雪忿慾之隙退而折邪念之衡度可以進善而得吉也又戒之以有攸往凶之説誠恐其進而謀國家進而揚惡行進而逐功利進而毒天下將以播其不善而

得凶也靜貞補過則可以吉行而遂非則不可以吉
此聖人所以開小人者深矣及聖人示君子遏欲之
道則曰羸豕孚蹢躅豕雖羸弱而中心之誠在於蹢
躅猶小人雖微弱而中心之誠在於害正履霜之始
當知堅冰之戒一陰之生當防否剥之機此聖人所
以爲君子謀者至矣象曰柔道牽也以柔道牽引而
進故止之也雖然陰陽消長數也而扶陽抑陰又易
之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程氏曰陰長則陽消固

止初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安吉也若不有以繫而止之聽其往而進則漸感而害於陽是見凶也徐氏曰金柅謂九二也繫牽柔方進而遇二則牽於二而止故曰繫于金柅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則可魚陰美之物陰柔之質鮮克貞固群陽在上又有相應之

專一其禍有如此者九二之遇初能包容統制而一其心則其待巳也必恭事巳也必忠嚮我也必專彼此融通心志貫徹又何咎焉使二之遇初不能包容統制而一其心則其遇我也其心必不誠其忠必不盡既向乎此又向乎彼於巳何利焉象曰義不及賔也九二與初遇之最早者也九三九四二賔其至巳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因是論之天下之事變化雖無窮其究則一也使之從天理則不可復從人欲使之

從君子則不可復從小人朱氏曰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有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爲害廣矣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得道則歸往失道則攜持而去无遠近內外之間顧遇民之道如何耳此二所以无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遇剛不中求遇不得危懼而止猶可以無大過也遇

之為道中正而已君臣求遇不以道則亂亡之階也夫婦求遇不以道則婬亂之志也朋友求遇不以道則朋比之徒也世之非道求遇者很者遂之而不知警愚者蔽之而不知警詐者文之而不知警誇者諱之而不知警怠者安之而不知警其危而知止者幾何人歟姤之九三重剛不中初非已應而志欲遇之是以妄而求遇也上無正應而已欲遇之是以妄而求遇也以妄求遇宜其無所遇也且為二所忌惡所

乃小人之禍也嚮无慮其行次且人以為九三不遇之不幸吾以為是足以啓其危厲之心乃九三之大幸也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楊氏曰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為操所得了江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為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與初為應初已與二相遇况九四不中不正又遠於初无德无位上失其道失其民也起者妄動也彼

得則此失四既失所遇安處順守可也苟妄動而求
必得之則凶夫人心之從違吉凶禍福之所由判九
四居大臣之位有德則有人焉往而不吉惟其不中
不正德不足以係人心則廉者惡其貪公者惡其私
正者惡其虐失道寡助親戚亦畔之何往而不凶象曰
遠民也無道而遠民其凶也宜抑嘗聞之古者公卿
以合民心為已責唯恐民心之不我合故有不遇之
憂後世下有意於趨附上無意於包荒故民庶有不

遇之憂而公卿無不遇之憂孰知夫不遇於公卿特無以為進身之地而不合於民庶則無以一四海叛離之心也此初不遇於四之責不足憂而四之不遇於初之賤乃大有可憂者存也遇之為遇君子其可不深思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木高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瓜者

傒成湯俱有愛賢之心而天命之去留乃爾何哉亦以含章之德湯有之而魯傒無之耳然則天命之向違不可得而見賢人之向違即天意之向違也故曰中正也謂其含中正之德也又曰志不舍命也謂其不違天理也朱子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

無而倏有之象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張載曰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鄭朱氏曰九五含章下九二以防民之潰者人也盡人謀則有時而勝天然或不勝至於隕越者亦天也瓜譬則民瓜雖可欲而潰必自内始九五之志謂天之所命以佑下民者在我有隕越者自天隕之吾終不舍天之命也含章楊氏以含其耀而不矜五之下二如以

杞包瓜二之從五如命從天降而決起盍歸之志君臣相遇如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也此堯舜相遇何憂乎驩兜孔壬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人有柔而求遇者有巽順而求遇者有阿諛而求容者有善柔而無節義以相與者有緘默而無直諒以相告者求遇如此則狐趨狗媚者若人也摇尾乞憐者若人也面從而退有後言者若人也幸而有剛德以

為遇合之道則又有姤其角吝无所歸咎之説何耶曰人之求遇所以用其剛者有二道曰謙德也曰順德也以謙德而用剛則必能自卑以尊人降心以求道舍已從人而與人為善也以順德而用剛其孝悌之行必可以感人之善心清和之貌必可以消人之厲氣肅穆之容必可以格人之敬心令上九以剛居上不中不正以剛居上則高亢如角無復謙德之剛處極則觸擊之剛無復順德之剛愛人者人恒愛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之不中不正而高亢觸擊如此

人誰與之宜其不遇而可羞吝且無所歸咎于人也

去弊惡也不虞出於意料之外謂戎事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三二二陰當萃之時柔無守正之節不能自守是有孚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號呼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求正應則无咎也夫求聚之初莫要於守吾心之誠莫患於顧流俗之議內失其求正之誠外揺於世俗之議則失其所以

為萃之道柳宗元之仕始以忤姦臣竇參而得君其求正應之心亦誠矣未幾乃入王叔文之黨是皆誠意不終移於流俗而亂其會聚之道也夫子周旋於周末文人桀溺皆嘲其為辟人之士而其徒未嘗一動念焉其不惑於流俗者皆其孚誠之始終如一也世之人不幸處羣邪之中而欲正人合未必能與正人合也處羣貪之中而欲廉士合未必能與廉士合也自非卓然不羣毅然有守者不能舍非類而從正

應今萃之初六識見不定趨向不一所以亂其志而妄求萃以其三陰聚處有以亂其志也聖人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所以示萃道之大戒也世之人親附正人小生賤儒未必不曰彼欲依附有道之士以立門戶彼欲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彼徒知從辟人之士不知從辟世之士羣讙衆囂一握為笑使在我誠知禮義不惑何恤人言往而從羣之正應則無妄萃之過矣故聖人曰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所

以垂萃道之大訓也象曰其志亂也若勿恤而往則
其志不亂矣不能固其守是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
正也楊氏曰魏舒初欲從欒盈之亂既而乃歸范宣
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
子與之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人之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
也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相牽引乃得其萃二中正柔

順虛中以上應於五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於二君臣和合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孚信之在中也禴祭之簡薄者也孚信者萃之本也君臣之間其神交意合者靡文不必煩也其文盛物明者誠意未必隆也若中實有孚不待外飾乃用禴之義也凡萃之道父子兄弟朋友姻親皆當先實而後文況君臣之際豈可不尚誠乎象曰中未變也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變改也變則不相引矣楊氏曰君

人未嘗不期之以補過故又曰爾盡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則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夫萃聚之道有得正之應而萃者有以同類而萃者有以非理而萃者大之為君臣之義合親之為父子之天合近之為夫婦之恩合以至天地之所以闔合陰陽之所以變合無非得正而萃者若夫舜之以十六相周之十夫予翼此同類而萃者也李林甫之糾合羣枉牛僧孺之引擢衆邪此非理而萃者也象曰上巽也言上

萃有位者也然葛伯昆夷之不道湯文初不怨也樂天
修德既純彼衆自不能無雲霓之望聖人所以萃人
心者在理不在勢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
婦之心唯天理既盡則號令紀綱賞罰權勢兵革刑
威莫非義理之施設天下之人自然心悅誠服固无
匪孚之悔象曰志未光也未光謂匪孚也朱氏曰元
者善之長大人體此以仁覆天下永久也貞正也體
仁在上久正而不變則無偏無黨其悔乃亡九五得

尊位天下皆萃而歸之於是觀其所孚可以知其志乃專於六二係應至狹所萃者有定位得近遺遠萃道不全能无悔乎終足以自守免咎而已於人君恢宏廣博無所不萃之志未為光大匪所謂孚也横渠曰居得慼位不能見大德之人係應於二故曰有位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處萃之極憂深思遠此无咎之道也夫萃極則散慼極則衰此造化寒暑之運古今離合之數也萃之上

六萃聚之極問其民則富庶之民問其世則一統之世也然萬物離散多出於㿥鬻既醉之後抱火積薪每發於已治已安之世是以古之君子不能必天下之常聚而常憂其聚散之無常勢故齋洛而不敢以一毫安涕洟而不能以一朝居誠如是也必能動心忍性為經久之謀必能畏謹恐懼而為制治保邦之畫必能徹桑土於未雨而調血氣於未病如是則萃者常萃可保其無散盛者常盛可保其無衰君子是

以知上六之无咎也嗚呼太甲之无咎不在於萬邦惟懷之日而在於自怨自艾之際成王之无咎不在於天下泰和之日而在於執書以泣之際象曰未安上也未敢安肆處上也楊氏曰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說樂之尤而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以至憂之心處之庶乎无禍咎程氏曰小人處高人誰與之人絕

萬世太平之基如此勿暇憂恤也用此道以南征則日入乎文明之域不失身於晦昧之場日入乎陽明君子之域而不入於陰晦小人之黨道其所道德其所德發揮於事業者皆光明正大之學設施於舉措者皆禮樂文明之教又何往而不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此以卦變釋卦名以卦才卦德卦體釋卦辭卦自解來柔上居四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而升可

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是以大亨大亨之功非剛中之九二上應六五則不能致也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升位而見大人則無附麗小人之失而足以行道升德而見大人則曰入於君子之途而足以進德治己治人皆有福慶也南征吉志行也南人之所向謂前進也前進而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南屬離火之方文明之地也前進而達於文明之地則陽明勝而德性用尊陰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古之聖人其於已墜之基必振而起之其於已造之域必等而上之其故何也曰守正道而已而六五下有九二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者所由而升之級也中以行正則用之家庭可以升盡倫之階用之天下可以升太平之階用之無事可以升長治之階用之有事可以升

止亂之階世之數倫敗教欲進之典常而無階者胡不覿六五之所以升階者乎世之基淪業廢欲進於治而無階者胡不覿六五之所以升階者乎象曰大得志也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若夫立志不定守道不篤任賢不終皆不足以言升之義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其

為不明甚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之於進善則何善如之夫燎原之火天下咸憂其不息也用之於養嘉穀則不息何害焉孳孳為利也移而為大舜之為善何嫌乎孳孳唯日不足凶人之為惡也移而為吉人之為善則何嫌乎唯日不足適燕適越同一足也適燕而越其途改途而從北則斯足以至燕初不待於改足也毀人譽人同

一口也毀人而溢其惡改辭而稱其善則不至於溢毀初不待於改口也好惡無厭此昏冥之極也改而為好善無厭之心斯可矣初不待於易心也上六以冥升不已之心而不已於正道則天下之善孰加焉象曰消不富也言冥升則有消而無增益宜改之以為不息之貞也朱氏曰不息之貞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也楊氏曰陰柔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消亡而不富非紂其誰當之

不能自通者小人也此卦其變為賁卦其象剛為柔
揜困窮之象其占則亨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所以瀦水也澤在其上而水在其下則澤中无水
困之象也致詣送也致命猶言授命持以與之而不
之有也君子處困有命焉命在天則致之雖困而無
所避也有志焉志在我則遂之雖困而不可奪也不
可求者命也從吾所好者志也委致其命自遂其守

不能絶盜跖之實何也人心易危而道心易微吁可畏哉吾至於此懼吾之自居於下流也楊氏曰居下流者歸衆惡安舊習者絶新功初六是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小人而自流於汙下不足責君子而自比於汙下深可憂井之九二抱剛中之才居人臣之位使其剛中自守則上可以佐天子鎮國家下可以濟生民雨動植往可以為前聖繼絶學來可以為萬世開太平其

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則有位天地育萬物之功豈特无咎而已象曰脩井也即脩井以喻脩身也楊氏曰井一脩則舊井為新井德一脩則學有新功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不患人之莫已知患已之不知脩井之不脩井之咎也脩矣而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